

論中國官方與非官方教會和解的迫切性

錢志純

（編者按：本文為錢志純主教為應韓德力神父七十五歲大慶的邀請而寫，今蒙錢主教優先賜贈，特此刊登，以增進有關近數月來在國內發生的教務事件的討論。本刊仝人，順道在此敬賀錢志純主教八十榮壽。）

愛國教會存在的不爭事實

首先我要聲明，據我所知，韓德力神父認為，

中國沒有愛國教會，只有愛國會和天主教會。其實中共佔據中國大陸之後，不久就開始教難，首先利用極少數幾位主教，神父對「洋人」的不滿意，中了中共的詭計，反對「洋人」統治教會。在中共的威嚇下，組織了「自立的愛國教會」。但極大多數的主教，神父和教友，反對參加這組織。由於忠貞教會普遍地討厭「愛國教會」的污名，所以境外的人士，把「愛國教會」稱為公開教會，或官方教會，使其與「愛國會」分別，表面上保持其天主教的正統性。

其實，參加「愛國會」的天主教會，有魚目混珠的作用，以利混淆外人的聽視。但為一般明眼的人，包括境外及橋樑教會的人士，不難看出中共的用心。他在天主教會內，設置「愛國會」，其目的就是為在天主教會內，製造分裂，使一些受其蠱惑或受其恐嚇的人，而加入愛國會，不知不覺，在天主教會內，形成了另一個團體，即「天主教愛國教會」，強迫他們否認至一，至聖，至公，從宗徒傳下來的天主教會，並與羅馬教宗脫離關係，而達到其消滅天主教的目的。

尤其明顯的是，「愛國會」以自立，自選，及自聖主教為其神主牌。凡不遵守這規則者，即加以拘捕入獄並予以殘酷的洗腦。把那堅持傳統信仰的天主教信眾，視為非法組織，迫使忠貞教會人士潛入地下，才可以實踐他們的信仰，形成地下天主教會，這樣製造了中國教會內部的分裂。

為地下的忠貞主教、神父及教友來說，「天主教愛國教會」根本是裂教或異教。照我們的神學家

張春申神父，他做了一篇精闢的神學分析，並作神學層次上的判斷：「天主教愛國教會」不屬羅馬天主教會。

勿誤把官方教會視為唯一天主教會

韓神父是最早接觸到中國天主教會的外籍人士之一，但他所接觸到的中國天主教人士，大都是愛國教會的主教、神父。由於經過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洗劫，不但地下的天主教會遭到消滅，就連中共一手創立的愛國教會也遭到池魚之殃。文化大革命後，愛國教會重新出現，中共輔助他們，作為宣傳宗教自由的工具。當時尚未發現有地下教會存在，直到一九八零年艾切嘉利樞機訪問大陸之後，現出地下教會的消息，其教友人數，遠比地上教會的為多。

然而，韓神父等人認為地上教會就是天主教會，他們亦暗地裡表示對教宗的尊崇與懷念。事情

亦難怪，因為外籍人士不能接觸到地下的教會主教、神父。所以韓神父及意大利的梁作祿神父等，本其基督徒的愛心，盡力地輔助這批自選，自立，自聖的愛國會主教。並成功地為一些愛國教會的主教，求得教宗的認可，成為天主教會的合法神職人員。這樣，也成功地說服了教廷，中國只有一個教會，即天主教會，中國只有「愛國會」，而沒有所謂「天主教愛國教會」。

但是地下教會的主教、神父及教友的感覺完全不同。「愛國教會」和「愛國會」是一體二面，參加「愛國會」，就是「愛國教會」的成員。為此，忠貞教會的成員，隨時隨地會受到中共的逮捕及受刑，因為他們不參加「愛國會」，不脫離教宗及普世教會的關係，不參加「三自」運動。

另一方面，參加「天主教愛國會」的主教、神父，彼等雖受到境外教會人士及橋樑教會的幫助，但不敢宣明自己的公教信仰，及與教宗和普世教會的關係，反而有的因為忠貞教會吐棄他們而老羞

成怒，不時告發忠貞教友。使地上及地下教會之間發生仇恨，互相鬥爭，彼此批評。兄弟自相殘殺，這正中中共「愛國會」的下懷。

橋樑教會的仁愛工作

經過多年來境外友人的努力，特別是韓神父，明愛機構等的大愛，針對「天主教愛國會」的需要，給予物質上大力的補助，及一些神父教授無私的奉獻，參加他們的修院教育，獲得了一些「愛國會」人士的好感及有限度的友誼。據說通過他們努力，極大部分的「愛國會」主教，已回心轉意，雖不敢公開承認教宗為教會的元首，但心中的確是和我們的信仰無太大分別，有的還設法袒護地下教會的活動。所以對教宗來說，這些地上及地下的教友都是他的神子女，從他的談話中，可以體會到他如何愛整個中國教會的子女。為此在他的降福下，韓德力神父等極力推動地上及地下教會的交談及合一。

前三年，在我生病之前，曾和韓神父會晤，我們有過坦誠的交談。我看到他的努力及為中國教會的付出，十分感佩，教廷方面似乎支持他的路線。從此我改變了我以前對他的立場，必須和韓神父交談，作一整合。認為對付中共，大家應有一致的立場，所以我回頭勸地下的忠貞教會，要死於自己，服從教宗的指導，把教宗認可的地上主教，我們亦應當無條件接受他們為天主教會的主教，他們的聖事，教廷認為有效的，我們亦應承認其為有效，我們的教友可以自由參加公開教會的禮儀及聖事，忠貞教會不應再阻止教友去領受。因為既然大家都是教會的子女，兄弟姊妹，則沒有理由彼此攻擊，給「愛國會」加害天主教會的機會或藉口。這樣消除地上地下教會間的分裂及內耗。

如果地上及地下教會在「愛國會」召開的會議中，大家能意見一致，有一致的堅持，中共基於民主的面子，也得忍受大家的共識。不過我也勸勉韓神父及一批關心中國教會的正義人士，不要忽略報

導中國教難的事實，這是真理與正義的要求，向中共呼籲實施宗教自由及尊重人權，不應只為了討好「愛國會」及中共，不正視忠貞教會，為宗教信仰所付出的努力及犧牲。說實在，如果沒有忠貞教會的抗衡及犧牲，中共為達到其消滅宗教的決心，用不到成立一個不三不四的「天主教愛國會」。

中梵邦交的願景

韓德力神父同時為促進中梵的邦交，不遺餘力。他於一九八零年左右，已與愛國教會接觸，交談。經過多年的努力，他於一九九八年亞洲主教會議之後，他很有信心地預言，二零零零年教宗是中共的朋友。他的訊息是有根據的，因為他和愛國會及官方教會的頭頭有相當的友誼。但我對中共友誼的忠誠度，始終抱懷疑態度，因為共產黨是六親不認的，地下教會心知肚明。中共不相信神明，可是他們最怕神明。我曾針對韓神父的那篇文章，寫了

一篇解讀。我認爲韓神父是受中共的愚弄，錯認了中共的用心。

一九九九年教宗到印度頒發教會在亞洲的勸諭時，單樞機邀請了傳信部長董高樞機，陳日君主教，狄剛總主教和我，來瞭解中梵建交的問題的底線。單樞機十分關心中梵建交的後果，如果教廷不顧中共的迫害宗教及人權，貿然與他邦交，天主教在外教人的心中失去其神聖的形像，不再是真理的燈塔，正義的護衛者。尤其是對忠貞教會的主教神父所受的苦難如何交代。

二零零零年元月六日「中國天主教愛國教會」不考慮教廷的規定，強行自選自聖主教。對此，不但教廷大不以爲然，連公開教會中的一些主教、神父、修士也不能接受「中國天主教愛國教會」的這種做法，毅然報以反對。從此很明顯地看出，中國不是只有一個天主教會，公開的「中國天主教愛國教會」中亦有忠貞的主教，神父及修士，「忠貞」的尊稱已不是地下教會的專利，公開的中國國教會

中，亦有忠貞的主教，神父及修士，修女。這是一個極可喜的不爭現象。

從此，中梵交談中止，再加上同年十月一日的中華宣聖大禮，引來了「中國天主教愛國教會」爲首的，嚴重而污蔑的抗議，使中梵之間的關係雪上加霜，中梵交談遙遙無期。

我對韓德力神父的那種熱愛中國的心情，是非常欽佩的，但對他一廂情願地贊助劉柏年及傅鐵山等愛國會人士，毫不考慮到地下教會的感受，使地下教會十分難堪，且因此受到一些「愛國教會」人士的奚落。此外，地下教會這些忠於信仰及教宗的主教，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不惜冒着生死，公開地成立了「中國地下主教團」。這個劃時代的組織，不但沒有獲得教廷的認可及鼓勵，反而立刻受到中共的迫害，幾乎全部參加的人，遭到逮捕及坐牢。

反觀「愛國教會」的不合法的主教團，卻有中共爲其後臺，有境外教會的物質上及精神上的贊

助。教廷方面也很在意這非法的「愛國會主教團」的一舉一動。由於怕他們的反抗，竟取消雷永明神父的宣福，也不敢宣佈在中共政權下，殉教的主教，神父，修士及教友爲聖人。熙篤會的三十三位會士，因信仰被中共殺害，熙篤會收集了一切資料，向教廷申請宣佈他們爲殉道聖人。但羅馬置之不理，深恐此舉會使中梵的關係更形不利。

地上及地下必須合一

中梵交談中止已有五年多了，這期間，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，曾一再釋出善意，希望能打開中梵之間的疆局，但中共毫無積極的回應。但韓神父等仍不死心，二零零四年十月間終於邀請到一批公開教會的主教、神父及教友，由愛國會的劉柏年領隊，到比國去瞭解教會與國家的關係；之後，在二零零五年初，有比國天主教會代表團在達尼爾樞機領導下，到中國去做友好訪問，到天主教愛國會的幾個

修院中去作一系列系的演講。可惜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崩駕，匆匆返回羅馬，未能完成全部的行程，不久以後又有比利時王后到大陸做友好的訪問，總算打開了地方教會與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交往。

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逝世後，中共曾表示哀悼的善意，再加上新任教宗本篤十六世上任後，立刻宣佈願與世界上，尚無邦交的國家，建立關係的善意。於時中梵邦交的問題又被抄起來了。中梵關係的改善而臻於邦交，的確是件好事。但我本人以爲，如果中共堅持其所謂的「教會不得干涉其『內政』」的原則，我們的本篤十六世教宗是不會在信理上妥協的。中國教會的自由，有待於地上及地下教會的共同努力。